

◎ 麻凡 著

禅画者，「禅」与「画」也

禅画酒言

南京出版社



麻 凡 著

禪畫酒言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画酒言/麻凡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718-568-0

I. 禅… II. 麻…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196 号

书 名: 禅画酒言

作 者: 麻凡著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责任编辑: 沈 炜

装帧设计: 周 涌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568-0

定 价: 39.8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麻凡，号散仙，别署湖西道人、麻老虎，斋号“听兰”。江苏沛县人，1950年4月28日生。

麻凡对诗词、鉴赏、古文字等都有较深的研究，被誉为当代书坛小篆第一人。泼墨狂草为麻凡独造，创造出书法用笔用墨的新境界。麻凡的山水、花鸟画格调高雅，灵气充溢，尤善画鹰，有“东方鹰神”之誉。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及日本等地12次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世界8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高等学府收藏其作品。出版有《麻凡书画篆刻选集》三种、《麻凡山水画集》、《麻凡诗书画印选集》，建有南京麻凡艺术馆。《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美术家人名录》、《世界名人录》等收录了他的辞条。苏黎世大学汉学家卡尔·森金著有《麻凡——当代怪杰书画艺术家》（德文版）、南京出版社出版有《艺苑奇才——麻凡》、香港天马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有《麻凡轶事》、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有《麻凡艺术研究》等书。中央电视台拍摄有专题片《秦淮奇人——麻凡》、北京电视台拍摄有专题片《艺海撷英——麻凡》。

麻凡现为南京市博物馆专职金石书画家、鉴赏家，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

序 一

艺术人生的智慧之光

——为麻凡《禅画酒言》作序

马鸿增

当我听说书画家麻凡写出了 30 万字的《禅画酒言》时，既有疑惑，更有好奇。对麻凡的书画，我是了解的，还曾写过评论文章，尤其欣赏他的泼墨狂草和大写意花鸟。但我却未曾想到他在悄悄地进行着深邃的人生思考。几十年来，看书、读画、行旅、创作，凡有所感、所悟、所得，他都及时记录下来，日积月累，零篇散章竟自汇成了洋洋大观。

麻凡这一论著的诞生，应当与他这些年远离世俗纷扰，一心求艺的隐居生活有关。前人说：“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他说：“关键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这话我赞同。麻凡的书画工作室虽在都市高层建筑之上，但室内有花有草，有鱼有鸟，他便以屋宇为天地，以心灵为自然。在闹市的净土中，他时时沉吟、反思：为什么人只有在临终时才能彻底忘掉尘世的牵绊，才能正视生命的根本涵义？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做人生的回顾，早一点正视生命的本义呢？

我明白，这部著作其实就是麻凡对上述思考的一份沉甸甸的、合格的答卷。全书分为“酒禅一味”、“入世凡语”、“听兰洗心”三部分，每一部分各分为三个章节。三部九章，共构为一首跌宕起伏的人生感悟交响乐，其间流动的旋律时有变化，立意各有侧重，但艺术人生的悟道精神贯穿始终，而且不时闪烁出智慧的火花。我不由产生了意外的惊喜和感动。

开篇明义，第一部分第一章“禅定入画”便是重点谈论对“禅”和“画”关系的理解和感悟。宗白华曾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又说：“静穆

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麻凡正是本着这样的体认，从多个角度展开思悟的羽翼。既有对禅与文人画关系的论述，也不乏饶有兴味的“公案”故事，还涉及茶与禅的关系等；对王维、苏东坡、梁楷等历史文化名人与禅的关系也有所论及。麻凡坦言：“以禅入画，以画为禅，使禅画交融，以艺术人生完善人生之艺术，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在当代社会充斥浮躁喧嚣心态，名利纠缠之下，这是一种难得的反省精神。他认为，当代具有禅心的书画家，应怀有悲天怜人的慈悲之心，历经名利场之后的觉悟之心，在人生风雨凄迷中终见人生明灯的顿悟之心，透过纷纭的宇宙看到天地人融和的喜悦之心。而画作中的禅，不是禅理，而是禅趣、禅境、禅味。就这样，麻凡以他自己的“禅悟”，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对个人生命和心灵关注的人生追求。

第一部分第二章“酒后放言”与第二部分第一章“尘埃与灵镜”有着相近的主旨，是作者打开心锁的坦白，谈论修身养性之道。麻凡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病重垂危，已准备后事，但他在信念的支持下竟度过危机，以“我是强者”的心境活了下来。由此他悟出：“只要我们的生活理念洒脱一点，生死两忘，自然能够活得潇洒，感受到生命的愉悦。”回首走过的不平坦的路，他能通达平和地坦言：“启蒙你的人，给了你方向；鼓励你的人，给了你勇气；压制你的人，成全了你的强者风采；中伤你的人，反衬了你宽容的魅力。这世界如此美好，我们的心应该时时充满了感动。”对真善美的讴歌，对假丑恶的鞭挞，弥漫在他的言说中。他也曾感受到孤独，不同寻常的是，他悟出了“有一种孤独是享受”的道理，在孤独中咀嚼生活，感悟生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境界，感到孤独的美，享受到孤独特有的魅力，会更加珍惜欢聚的快乐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些体味，没有切身经历和境遇，或缺少思维能力的人，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类似这样闪着高光的思维火花，在他的论述中还有不少，可谓机锋频见。

麻凡作为一位书画艺术家，在这本书中专设了“诗书画印”、“主旨与案例”、“行旅与心羽”三章，记述了他个人的创作体会和感悟，抒写了他在“行万里路”中游目骋怀的历程。对自己代表性作品创作过程的追述，既是经验之谈，也有史料价值。而游记体的那一章，如“五台

寻梦”、“九华佛音”、“武当问道”、“普陀洗心”、“青城觅幽”、“新疆纪行”、“敦煌采风”、“黄山揽胜”、“诗情九寨沟”、“画境张家界”、“重温大别山”、“再回微山湖”等，则展现了作者的文思和文笔。“每次行走都感觉自己是个新的生命，一切，刚刚上路。”说得好！

麻凡对兰花情有独钟，养兰、品兰，对兰文化更有深刻的见地。他的书画工作室就命名为“听兰斋”。本书的第三部分“听兰洗心”，集中了他有关兰文化的思考。第一章“养兰习德”，高屋建瓴地劈头写道，养兰者有三重境界，即“俗手”、“圣手”、“逸手”，其区别在于对兰花与人的本性相通的理解程度。而后又从人格象征、道德喻意、人生境界、理想情操等方方面面，广征博引，由古及今，尽得养兰养心之妙谛。后两章“听兰品香”和“兰言蕙语”，则分别从美学思想论赏兰之道，并收入古今书画名家所题兰诗 50 首及他本人咏兰诗 50 首。古今相通，心有灵犀，令人大饱眼福。如果将这一部分称为现代“兰经”，也许并不过分。

《禅画酒言》出自麻凡之手，出自这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年书画家之手，使我倍感兴奋和欣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力、魅力和穿透力，又一次得到实实在在的验证。麻凡以他自己的感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作品，步履矫健地行进在“以艺术之人生完善人生之艺术”的道路上。他已经进入“学者型书画家”的队列。此书值得品读，故为之序。

2008 年 12 月于十门斋

（马鸿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美术馆研究员、原副馆长。）

序 二

书画家中的思想家

——感悟麻凡的《禅画酒言》

左庄伟

麻凡君不仅是位书家、画家、篆刻家、诗人，还是位才智广博、心灵活跃和想象力丰富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在艺术之内，还放飞于艺术之外，探究佛禅道学，遍及茶道酒理和盖一国之兰香。至真、至诚、至善、至理名言洋洋洒洒万千，汇集成册，题为《禅画酒言》，大致分为“酒禅一味”、“入世凡语”和“听兰洗心”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放射出灿烂的智慧灵光。《禅画酒言》并不是一部主题思想一贯、纲目清晰、逻辑论证鲜明的哲学或艺术论著，而是在平时书画创作之余拾得的心灵所感所悟，全文充满佛性，在他的所作所为、所见所识、所思所想中始终贯穿一个心灵感悟，他的目光所及、心灵所感皆入佛境，他自觉大至天地，具化自然、时代、人生和艺术，细至饮酒品茶赏兰，总想从所感触的事物中悟出奥秘真谛，转化入艺术，终归于他的书画印诗的创作。他不仅自觉自悟，还将心灵所感所悟汇此文集，达到自觉觉他人，这正是佛性所在，以期达到自救亦教他人于迷愚之中的菩萨境界。

作为书画家中的思想家的麻凡君总是用禅学的思维、哲学的思辨和艺术家的激情、敏锐的眼光去观察、感悟自然、社会、人生和他自己透过纷繁的现象去发掘和思考事物所隐含的内在精神本质和生命的意义。他在书中写道：在大地上行走常会感叹上帝造化的神奇，每次行走都感觉自己是一个新的生命，每一步都可以回味，生命在不断的接触中发现美好，我不求心灵的飞扬，只求把心交给自然，用行走延伸最广阔的心灵疆土，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生命和神韵。他有一次行进在人来人往的要道上，突然在路面一点泥土缝中发现几株小草，已经被行人践踏无数次，仍然显得非常精神，他从小草中“发现生命的顽

强,还是那么嫩绿,那么妩媚,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小草在展示着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大自然才会有。这就是禅意,它给人带来美感,引起创作的冲动”。他认为禅的本质就是感悟大自然的真谛,通过禅修将自己的身心和宇宙融为一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麻凡君在《主旨和案例》一章“一丁”节中略述了自己对人生、生命的感悟是如何化入泼墨狂草的书法创作中,那“一丁”是对自己生命理解的符号。他在病愈之后想用书法来表现人生之强者,他说:我考虑了很久,突然想到了“丁”字,“丁”字本义就有壮年男子的含义,其字体虽然简单,只有一横一竖勾,但刚劲强健,有一种铁马金戈的气度。我要做一个强者,也就是“一丁”。想到这里,我立刻展开宣纸,用长锋羊毫,饱蘸了浓墨和水,淋漓酣畅地写下了泼墨狂草“一丁”。这两个字一写完,我身上腾起了灼人的生命力,我的生命从此也揭开了新的一页。这幅绝伦的“一丁”在书写和审美效果上令人惊叹:那“一”字横亘于纸幅上方,犹如蛟龙出世云游天际,“丁”字占据了大半篇幅,从左上方一气贯通,如高山瀑布飞流直下,直抵右下角,落笔溅起的墨雨恰似飞瀑撞击山岩飞溅的水花,更是强者生命力的喷发。

作为画家的麻凡君所作山水花鸟之图都不是对目中所见自然的外在形态的描摹,而是诞生于心灵感悟到的自然内在的精神和哲理的思考、美学的升华和艺术的传达。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笔下所描绘的对象,无论是飞鹰,是山水,是花卉,是松柏,都具有哲学意义上抽象的生命定义,更接近于他的灵魂。我希望用强悍而直接的手法,既具象又抽象的精神表达,去描绘生命的力量,去书写渴望生命的意志瞬间,去震撼人们的视觉,直达人们的内心”。所以麻凡君所创作的书画艺术形象也都是他自己灵魂的剖析和表露。他的书画生涯,就是他的内在精神世界在宣纸上挥洒宣泄的生涯,那些奔放不羁的泼墨、线条、色块以及那山那水那树那人,正是他的人生在宣纸上的留痕。

智者的标志是思考,深思熟虑出智慧。麻凡君对自然、人生、自身生命的哲学思考(哲学就是研究人存在本身的科学)化为情、言为诗,他所作诗文皆情理相融。他在50岁自寿时写道:“在生与死的砥磨中,我悟到了许多东西,使我毫无挂碍地行走着用生命选择的艺术道

路上”。他用深情、节奏和韵律注入言词向世人宣告：“五十知天命，世事如梦。当年披襟许鸿鹄。戎马廿载经砥磨，豪兴如虹。十年一剑成，破壁丹青。笔底烟霞见逸情。大块文章论壮怀，轻天下名。”这是从他的灵魂深处迸发出的心声。他将自己平素对自然人生感悟的心声赋予书、题于画、汇成集，这使他在书画家的名下又多出了一个诗人的头衔，麻凡君的诗文都是有了感悟而化入的激情声符，如白居易所云：“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麻凡君不仅能在大幅画面上书写创作心灵世界，还可以在小小的方寸石头上创造充满时间的古朴和空间浑厚的篆刻艺术。他有方《问月》的印章，在那微小的天地中，我们看到的是迷蒙空灵，生气盎然，在精致的留白处生出许多星点，仿佛是静谧的夜空中，闪烁着无数的星星烘托着皓月，图中意境意趣多重，是人在问月还是星星在问月，这些都是在有限的方寸之中留给观赏者无限的感悟空间，他制印如作书图画，令人称道。到此他完成了建树自己在书画界享有诗书画印皆能的艺术家美誉。

麻凡说一个优秀的画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旅行者。我十分赞成。旅行对书画家来说就是深入到艺术创造的源泉中去，走进真山真水中全身心地去看去想，让自己的心灵与自然融为一体，去感悟自然之奥秘与人生之真谛。要拯救我们艺术之绚烂，使它有生命力和不朽，要创造新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必须做一个旅行家，如古人所云：“行万里路”。在大自然中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然后再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去描绘，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必然是鲜活充满生命的新的艺术。麻凡君就是位身体力行者，他在书中用12个篇幅记述了自己云游名山大川圣地，纳万境于胸的心语，文中有看之美景，有历史胜迹考证，有引发的思考和想象，感悟而生激情，尔后成诗、成书、成画。

在我和麻凡君接触的过程中，还发现他是位情趣高雅而脱俗会享受生活美的高士。他的工作室居于高层的半空中，在那有限的空间里置有山石、树木，有兰有花有草，有鱼游三尺的清水，有鸟飞于三丈空间，他把整个天地都搜于一屋，鸟在屋宇里飞来飞去，小松鼠串东躲西，外国入境的鸚鵡也在其中获得了绿卡，对往来的朋友说着无法翻

译的英语词汇，花草在充满阳光的室内开开落落。麻凡君用永恒的物质和生命创造了一个自我的天地，他的心灵充盈于屋宇内外，他以屋宇为天地，心灵为自然，达到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个人造的宇宙中品茶论酒赏兰谈艺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麻凡君在书中用了很多文字借茶道、酒理、兰香议论探索它们的物质性所寓涵的人文哲理和艺境情趣。他品茶品酒品兰花如同参禅，茶、酒、兰之暗香悠远沁人心脾，禅之空灵玄妙令人思悟，禅茶酒兰融为一体给人以静心静神，潜修心性，如入美善之境。麻凡君出生于汉皇高祖的故乡，从那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人，都有一股子侠义和豪爽气概，他如有朋友相聚必取美酒款待，他好酒但不酗酒，但往往借酒放言，本书取名“酒言”可见他钟情于酒。他很聪明，用酒言公布于世，因为酒后所言即使言有不慎不到之处也无妨，世人会视为醉话而不予当真，世人又说酒后吐真言又可当真，麻凡君在书中说“酒后放言，恕不当真”，我却都当“真言”，非醉语也。

于2008年12月

（左庄伟：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协会会员，美术理论家，画家。）

目 录

1	序一
4	序二
1	第一部分：酒禅一味
1	禅定入画
32	酒后放言
67	诗书画印
103	第二部分：入世凡语
103	尘埃与灵镜
135	主旨与案例
174	行旅与心羽
269	第三部分：听兰洗心
269	养兰习德
286	听兰品香
295	兰言蕙语
324	后记

第一部分：酒禅一味

禅定入画

◎禅画者，“禅”与“画”也。

禅画者，“禅”与“画”也。

要给禅画下准确的定义很难，在一般的美术辞典中这样诠释禅画：“古代中国画的一种样式，极似大写意画，但又赋予更深的一层美学含义。”这样的诠释虽没有明显的漏洞，但空洞而乏味。于是，有人又说：“禅画是修禅者用笔墨表达禅理的绘画。”此说虽然中规中矩，但却落入言诠，且将参悟禅理而非修禅的画者拒之门外。真正的禅画并非要表达，而是作者禅心的自然流露，是作者在体验到人生、宇宙的真谛之后，通过画笔写出的禅的意境，其特有的征象和独特的手法能让观者悟到其中蕴涵的禅理。

虽难以给禅画下准确的定义，却可以概述禅画的几个特征：

一、以水墨为本，恣意笔墨，千变万化，融合浑厚，一气呵成。

二、画与不画之间，常留大块空白，广寂空间为心灵留下无限回旋的余地。



空山新雨 (清)余集 听兰斋藏

三、大写意笔法，一路狂写，笔墨酣畅，轻松洒脱，弄笔戏墨，遗貌取神，妙味无穷，将写意发挥到极致。

四、明心见性，画藏机锋，贵乎创造，推陈出新。

禅画，不仅需要深厚的绘画技艺，更要超越宗教画的层面。绘画者要能参悟禅的本义，掌握天道之本源，善用绘画技巧，推陈出新，无拘无束，以描画心中所感知的禅机、禅趣、禅悦，写出胸中丘壑。

禅画是表达禅理的方便法门之一，禅的本质是要看到自己生命的本性。所以禅画表现形态往往是脱俗、空寂、古拙、孤傲、无理、无心……但经常又用洒脱、风流、疯癫、活泼等很平常的手法，犹如饿了吃饭、困了睡觉那么自然地流露。所以禅画不拘任何体裁、不拘任何方法，只要把握着生生不息的禅心。

僧侣禅师之作，佛教题材之画，未必为禅画；而非僧道中人，所画也非释道题材，但因其画风禅意十足，画面禅味盎然，却是真正的禅画。由此也可见，“禅”已不是单纯的佛学的原物了，它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思想的一部分。

佛画不同于禅画，佛画的目的大约可分为三：第一是备佛教徒供养敬奉之用；第二是备寺院殿堂庄严之用；第三是供人欣赏的画家写意之作。根据佛经和佛教传记中的记载，当佛在世时，佛教寺院中已经有了佛教绘画。《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十七云：“给孤长者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一于门两颊应作执仗药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

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此记载可视为佛画最早的起源。

禅画是在禅宗大兴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画风，虽与佛教有关，但其本质与佛教已渐行渐远。后世习禅之人，常在画室焚香冥想，正身端坐，意沉丹田，悠然研墨，淡泊宁静，面对白纸，思如行云流水，挥毫自如，自由表现，一气呵成，无碍自在，写出自性面目，企求画出永恒的生命属于自我的作品来。禅画的题材也从佛教题材释迦、观音、罗汉、祖师、达摩、净土等，转移到山水、花鸟、走兽、果实等。

吴道子是著名的佛画家，他的画主要表现的是宗教教义。吴道子独创的佛教图像样式被称为吴家样，是成熟的中国佛画。据传，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图》中一无所谓剑林、狱府、牛头、马面、青鬼、赤者，尚有一种阴气袭人而来，观者不寒而栗”。吴道子用艺术手法表现经变故事，其描绘的地狱阴森恐怖，“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吴道子在长安景公寺画的地狱变相“笔力劲怒，变状阴怪”，致使看过此画的屠夫和渔夫都为之改业，担心因过多杀生将来会在阴曹地府受到惩罚。

与吴道子同时代的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禅意盎然的禅画，这幅画与他的诗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联系起来看时，我们分明就能感受到“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唐代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突出的是一个“静”字。一动一静正好突出了两人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画的特质，同时也表现出佛画与禅画的区别。

所谓禅画，是在禅宗兴起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画风。禅宗初创于北魏，至宋初，一些禅宗僧人承继晚唐的“逸品”画予以发扬，形成了独特

的画风,并得到苏轼、黄庭坚等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呼应。因禅宗讲究顿悟,禅僧在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表现出的形式不仅是“萧萧数笔”、脱略形似的“墨戏”,更突出的是讲求刚猛迅烈,形象怪诞夸张,极具爆发力和外露、张扬的特征。可以说,初期的禅画,主要是当时禅宗僧人为传达禅宗意旨的特殊行为方式,随着其影响的扩大,禅画的作者也就不再囿于禅僧,作品的题材日趋广泛,其主旨也不再限于传达禅宗意旨,更多的是作者心灵的折射。

有人将禅画中的意蕴具体划分为虚、无、空、淡、寂、静、奇妙、孤高等等,虽然从这些特征中可以找到禅境或禅趣,但是,这些特征或属性在庄学、玄学和道学中同样存在,它们还与传统士大夫文人画有关联,并非禅所特有。其实,画作中的禅是与艺术结合的禅,确切地讲它不是禅理,而是禅趣、禅味、禅意,它往往融合了其他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如果过于执着地将禅画界定为某种形态,其本身就违背了禅的本义。

任何一种有形的方式,落入言诠,已非禅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画不是禅,而只是通向禅的一个过程,只是禅的一个载体。不必执着于禅画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大义,只须自心而发,只要是心中感悟的自然流露。

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宗白华先生的这番话道出了禅和艺术的关系,禅宗对我国古代艺术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必然也要涉及绘画领域。在禅的心灵状态下进行创作,浴天地之道,发自然之魂,这就是禅画的根本。

禅是不立文字的,而画藏禅机,则没有人说不可以。这是因为

文字的指向性太过直白,一旦形成文字,禅意便荡然无存了。而画则不需要去说明什么,它可以因画中的禅趣、禅味、禅意而深藏禅机。

在绘画艺术中,画家往往不遗余力地追求神似,这种神似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高超的艺术技巧简洁生动地表现摹画对象的特征;另一种是不拘于客观本体,对摹画对象进行有意识的筛选,并在所摹画的对象中表达画家的情感体验或人生旨趣。这种神似正是禅画所追求的,不过它所表达的是禅机、禅趣、禅意。

“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正修行第六》)。诗人的“境”是把心灵的内在感受和世界的外在物象相融合,创造一个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共存的意象。而禅画,既有诗的意境,又有佛家的境界,画家将对自然的描写,最终落实在对自己心灵的表达上,达到禅境与艺术境界的高度统一。

禅宗对绘画的渗透与影响,可以从禅悟、禅悦、禅境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禅悟”。所谓“禅悟”就是领悟、顿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禅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即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体验状态,藉以激发其悟性。禅悟对禅画的影响就是以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生动活泼的直觉体验方式表